

樓山堂集

樓山堂集

樓山堂集原序

明禮樂文章遠軼往代而史獨廢缺僅有實錄此天子
事非一家一人事矣其所錄必及臣民而其名曰某帝
實錄猶臣民之有銘傳表誄也人臣而銘傳表誄其君
可用刺乎錄及臣民可盡用褒乎甚或載筆之人閒多
曲佞死難者謂其乞哀戡亂者謂其助逆清議所病固
非一端獨如神宗朝四十八年其大者始爭國本晚爭
三案諸疏恆芟削不詳他小人邪說傾翻則連章累牘
書之其次者鄒南皋先生論張江陵奪情江陵敗先生

除給事既又以言事被謫諸疏亦不盡載諸小人之攻之者則又連累書之凡此皆其近且著者也而紊倒反錯如此嗟乎豈非仁人君子所重痛後世有識者所深譏哉江上吳子次尾有憂之每抵掌時政奮髯垂涕悲憤交作三年以其所作詩文若干卷視周子曰古之君子得志則以其所行者紀載之不得志則以其所見者著明之此予是編所繇成也而予詩多感歎忤忌抵諱罪尤大矣可奈何周子受而卒業曰嗚呼此非吳氏子之言而史氏家言也王仲淹曰仲尼述史者三焉書詩

春秋是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
作然則詩不亡則春秋可無作而史端求之三百篇止
矣古先王巡守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列國大夫相聘
問稱詩諭志季札使魯觀六代之樂大氏工歌詩也而
治亂興衰之迹具焉仲尼而後巡狩之禮不講詩無復
采而史之體漸與書春秋遠矣先民有言詩亡而詩在
楚蓋言屈氏也屈氏楚宗臣疾讒諂之蔽明怨邪曲之
害公憂愁幽思而作離騷讀其詞知南風之不競也令
屈氏生當仲尼仲尼采楚詩無踰此者故騷非屈氏之

書而楚之史也予觀次尾諸詩其屈氏遺意與次尾之
論說與策記之爲史也猶夫春秋與書之爲史其史易
見次尾詩之猶夫騷之爲史也其史隱深未易明矣昔
辛伯諗周桓公竝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而晉狐
突引之管仲有言畏威如疾從懷如流見懷思威而齊
姜引之相距遠者僅三十許年輒相傳誦不能忘況在
千百世下遠而益尊久而益烈者哉後之人或有紹明
仲尼屈氏之業使知仲淹之言詩與書春秋爲史一也
則是編曷可已哉雖然吳子行矣天子明聖旦暮得志

卽以今所著者徵之實事請脩舉國史補三百年缺失
吳氏史姑充家乘藏名山勿出可也金沙周鑣誤

吳子傷世莫知哀其詩古文版行於世以書屬張子序
張子喟然曰十五國稱吳子衆矣譏亦有之有能深知
吳子者哉知之而忘乎稱與譏日相勉以幾於道數人
而已張子其一也張子少無交黨恥競華名與時落落
而交吳子甚暱然不阿以故知吳子益深嗟乎吳子何
如人哉吳子通儻饒智略讀古人書務適用畫利害若
指掌遇事物感發危言深論往往屈其座人其大指原

本忠孝名節聞者壯之性不屑細謹痛當世苟且拱默時有所風刺雖嘗以此見望抗憤自若也諸所撰著不規規蹈古率出入古法度久而自衡稱其文益自喜或譽過其實吳子弗答左右顧嘗質予予不無去取軒輊而吳子以爲知言自詩歌書序傳記外尤長於策論策論自立一家類足以整亂匡治予讀而太息者數矣蓋惜其不施諸行事徒寓之文辭如此吳子謂予曰彼房琯樊英悞天下豈朝夕哉甄善疾非面引廷諍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我優爲之或曰空言耳予曰非也世

曷嘗用吳子哉藉世用吳子吳子出爲世用身任天下
事而吳子寡所著見視晁所自云爾刺謬甚迺始詰之
曰果空言也吳子捫舌退奈何羈騏驥之足坐曰此非
能千里者而謂騏驥過邪以予觀吳氏之人之文大都
似昔陳同甫其究也不幸膺患難宜頡頏平原睢陽間
非苟然者然同甫上書孝宗天下稱之不可謂不遇睢
陽平原功不稱志以忠節聞後世挾持素裕如吳子鬱
抑不自遂不早受知君相徒詩文喻意誠哉其足傷也
已雖然今天下益蠱壞患不能爲不患不我用吳子守

貞處順以素所交勉者盡其道而尤智勇沈深不槩取
憫時病俗之意見之於詩文世卽不能用吳子吳子可
無憾又况吳子終當見用於世也哉彼稱譏紛紛惡知
吳子哉吳子字次尾名應箕方著書未艾云崇禎十二
年正月旣望芭山張自烈序

樓山堂遺集者亡友貴池吳子之所作也其死時文章
散佚而當路大臣又曾上露布著以殷頑之目以此見
者皆以爲諱甚至其片言隻字毀滅之恐後嗚呼使其
言而可毀則采薇之歌狡童之怨必且不傳也久矣有

人於此見日星之光而欲掩之見河嶽之流且峙而欲
塞之摧之有是理乎余固知其必無也壬辰來陽羨陳
子果出其所藏樓山遺集完好如初陳子謂余曰自經
喪亂以來陽羨之田先少保公之賜鏹皆不可問獨守
此集以報亡友卽有同志欲假而觀之亦不肯與嗚呼
彼成周盛時殷頑在洛今觀多士大誥諸篇爲徒眾矣
然曾無一人如陳子者和採薇而哀狡童吾又不知今
古人果誰不相及也抑豈樓山之文或又已遠過於前
人耶余交吳子歲在己卯今己十五年其文集皆前己

卯作者蓋三十年餘矣當明神宗時天下太平無事而樓山集多憂危之言何其蚤見也迨其後天狼嘯鼠禍機將發大臣將相又皆畏罪持祿不爲補救甚且不惜以其身爲餌余則嘗見吳子張目奮袂而言之禍福利害一不少動蓋其素志之定也審矣又何難於江上之死哉吳子嘗云文章自韓歐蘇沒後幾失其傳吾之文足起而續之余時方汨沒於六朝不知其善亦不取視也今知之欲與之言而吳子死久矣雖然以吳子之文求吳子余雖始不知之而卒知之恐天下之始終不知

之者亦已多矣以吳子之人求吳子之文卽五尺之童
豈有不辨日星卽越裳之重譯豈有不望氣而問指南
一識夫河與嶽哉昔韓歐蘇之三公者皆能守道不隨
於時亦嘗遭貶謫彈射然固未至斷頸絕脰以殉之也
而當世見其片言隻字皆愛重之不衰設以若韓若歐
若蘇而且以大義斷頸絕脰而死則當世之愛而重之
後世之憑而弔之者又何如也嗚呼可以知樓山矣雪
苑侯方域題

韓昌黎以文章起八代之衰而蘇子頌其碑曰自東漢

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厯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
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
靡然從公復歸於正歐陽永叔以文章振五季之陋而
蘇子敘其集曰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
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言納諫爲忠長育成就
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夫後世之言文
者莫不宗師韓歐而必折中於蘇子之論豈非以其美
而不誣也哉以今視之韓自原道原性師說表狀而下
歐自正統朋黨春秋本論童子問諸疏議而下不過贈

答詠吟應酬之作耳安見其爲房杜姚宋之所不能爲
而功加於當代耶獨觀長慶嘉祐以後學士誦法昌黎
永叔不衰然後知文章匪易耳吾師次尾先生崛起
秋浦年二十抗顏高論聞者亡智愚皆舌撝而不能下
及壯交遊徧海內諸公卿爭欲望見顏色所至載刺盈
車而先生傲焉弗顧於制藝外發憤爲古文上陳王霸
大略下該近今之務他人揣摩十數年淹畱而未就者
先生直以不慮得之他人囁嚅躊躇首鼠而不敢盡者
或乃衝口出之雖觸忌諱犯勢家而不辭也其論古必

援經傳未嘗有憑臆之言其敘事以傳後信今未嘗有
誣諛之說其策議書牘皆所爲審時勢畫治安正風俗
未嘗以裨闔短長廁其閒詩歌雜著則又自勒一家於
是好者習而尊之曰吳子今之韓歐也正嘉以還道在
斯矣邇者天下多事彊武之臣明察之吏亡補國家毫
末而魁閥骨鯁伸士氣於萬分一者必出吾郇聲氣中
孰爲之倡孰爲之和文章之功不可泯也先生卽不爲
韓歐得乎一日諸弟子旅進曰先生以制藝矜式天下
士大夫之誦習剽竊掇巍科高第者纍纍獨古文辭尙

多祕錄又散弗聚也昔元次山皮襲美連不得志於有
司輯所撰曰文編曰文藪以示知己者書至今傳先生
二十年著述已數十萬言吾屬私識而布之何爲不可
先生曰然然予亦猶是贈答詠吟應酬之作也奚足壽
之金石於是諸弟子從他所搜其散逸刊樓山

缺